心悦之，诚评之。文学、书画、摄影、音乐……诚邀您一起聊经典，谈创作，评作品。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@163.com
请在主题标注“心悦诚评”。

你们行 你们上啊

□于恩胜

作为姜文的死忠粉，他所有的电影作品、采访视频我都看过，这符合一个笨人的逻辑思维：崇拜聪明人。姜文太聪明了，聪明到心怀悲悯地把所有人当蚂蚁看，愿意给蚂蚁们摊开一个他们不了解却充满魔幻奇异的新世界，《太阳照常升起》是这样，《一步之遥》《邪不压正》也如此，《让子弹飞》能火，是因为影射蚂蚁生活太过明显，蚂蚁再笨也略知一二，从而会心感动从而热烈膜拜。

进入影院之前不看任何评论，这次也如此。奔着看不懂的心理预期去的，奔着看姜文耍聪明去的。可这次，居然失望了：这真的是姜文的电影？

《你行，你上》讲的是郎朗的故事。一个音乐天才如何成名成家。路演时，郎朗出来站台，再三说他是饺子皮儿，馅料全是姜文采购并调制。看郎朗三分焦急五分尴尬半分无奈地急于撇清，把我刺激的，炎炎烈日下跑到影院。三十多元的票价，一个人包场，冷气开得足，我搂搂肩膀搓搓膝盖，后悔穿少了。不过，很快的，冷和热都在身外了，因为节奏控制得太好，一环扣一环，120分钟不知不觉就过去了。

不愧是大家。这样一个故事，如果换了别人拍，会写实会正能量会励志，但免不了也会乏味，但姜文把它拍成了比真实魔幻一点，比正剧邪魅一点的喜剧。但皮剥九层，露出的还是姜文的筋骨，散出的还是姜文的味道，因为走平常路就不是姜文了。

没有演郎朗挥汗如雨咬牙切齿地刻苦练琴，而是用一句“别人下雨下雪时不会去琴室”，伴随这句话的，是镜头唯美地用风和雨、金黄的树叶、皑皑白雪，一帧一帧如画般滑过。

大篇幅演的，是一个执着的父亲带着儿子飞向更高的音乐殿堂。再俗气点说，是一个自信心爆棚的父亲绞尽脑汁、费尽心血、孤注一掷、不留后路地让儿子尽快成名。这不可耻。学琴的孩童万万千，能出名的寥若星辰。有天赋还拼命的琴童也千千万，为什么郎朗就成了呢？除了那句父母牺牲事业孩子牺牲童年外，隐藏于背后的东西无法展示人前。看破不说破，这是优良传统，是禁忌，是智慧。对于这个，电影一笔带过，而那一笔，也隐晦得很。

这么大事儿就这么成了？这疑惑带来的负面效应就是，太过粉饰了，像刷了大白的墙，有点晃眼。纵然是艺术高于生活，可艺术世界里黑光冷箭更刺人才对。

过于温和了，说明姜文老了。但老姜也还是辣的，一个甲子外加两岁的姜文还能在雨水里横飞，这视觉的暴击，直看得人于心不忍：三儿什么风险都不用承担，她和她的孩子就能坐享其成，而年过花甲的堂堂大导演却要烫着一脑袋卷发，将圆滑勇敢浪漫戏谑憨痴精明淋漓呈现……

纵使姜文也会被现实摁在地上揉搓，但他一贯的英雄主义或者是英雄情结还是无法藏匿。对，在姜文制造和饰演的郎朗父亲身上，我们看到了勇往直前不顾血肉不要命的热情奔放，不达目的死不休的狂热劲儿，而这些，在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《邪不压正》《让子弹飞》里面都能找到相似而亲切的影子。

开始不懂姜文为何会选这样一个题材，观影后猜出几分。对于郎朗走红，内行人不出来说话，那些觉得弹钢琴和弹棉花没有区别的人却自说自话，要么捧不到点子上，要么唾沫星子乱喷。就像姜文的电影，真正懂的大有人在，可人家不说，是出于嫉妒呢还是出于嫉妒呢，不得而知，那些不懂的，如我，就是简单崇拜：只要是姜文，他拍什么都厉害，他拍什么我都不懂装懂……于是，姜文很生气，他借着郎朗和他爸爸的嘴说，你们行，你们上啊……

至此，姜文的“你行，你上”是对所有人说的。

“你行，你上”，可以多层次理解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字啊。你觉得自己行，你上一个给我看看；你真的很行，你上，非你莫属。

这两层意思，电影里都能找到诠释。姜文还是倔的，调皮地倔着，不屑一顾地倔着。

临出放映厅，回头看空空如也的座位，不禁感叹：三分温情，一分浪漫，二分魔幻。细看票房，不是开心，点点是姜文泪……

于苦难中绽放生命繁花

□孙瑞荣

根据加拿大民间艺术家莫娣·刘易斯真实经历改编的电影《莫娣》讲述了一个关于爱与梦想的故事。影片没有宏大的叙事背景，也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转折，却凭借细腻入微的情感刻画与真挚动人的故事，深深打动了每一位观众的心。

影片伊始，便将我们带入了莫娣那充满坎坷的人生境遇。莫娣，这位被先天性关节炎束缚了身体的女子，身形佝偻、行动迟缓，每一步都走得艰难而沉重。父母的离世、哥哥的自私冷漠，将她推向了生活的深渊。即便生活给予她如此沉重的打击，莫娣的内心深处却始终燃烧着一团炽热的火焰——对绘画的热爱，成为她在黑暗世界中唯一的救赎。

命运的齿轮在不经意间开始转动，当莫娣得知渔夫埃弗雷特·刘易斯正在寻找一名女佣时，她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求职之路。埃弗雷特，这个在孤儿院长大的男人，性格阴沉执拗，浑身散发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息。初次见面，他便对莫娣表现出了毫不掩饰的嫌弃与拒绝，认为她瘦弱的身躯无法胜任繁重的家务劳动。但莫娣并未因此放弃，她用真诚逐渐融化了埃弗雷特心中的坚冰，最终赢得了这份工作。初入埃弗雷特家，莫娣面临着诸多挑战。埃弗雷特的坏脾气如同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，辱骂、驱赶甚至动手的情况时有发生。但莫娣并没有选择退缩，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智慧，温暖着埃弗雷特冷漠外表下那颗柔软而善良的心。

生活的转机总是在不经意间降临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来自纽约的桑德拉在埃弗雷特家中看到了莫娣画在墙上的作品，被其独特的灵气所吸引，当即提出购买她画的小卡片。这一小小的契机，如同星星之火，点燃了莫娣绘画事业的燎原之势。此后，莫娣的画作开始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，名气也越来越大。随着莫娣的成名，曾经对她不屑一顾的小镇居民开始对她阿谀奉承；而埃弗雷特，却因不习惯这种突如其来的热闹与关注，开始变得不安、焦虑，他害怕莫娣会因为成名而离开自己，于是试图通过管束与抱怨来留住她，但莫娣对埃弗雷特的爱却始终坚定不移。

电影以线性的方式缓缓展开莫娣的一生，没有跌宕起伏的惊险情节，却处处充满了生活的真实与温情。画面的色调清新自然，莫娣居住的简陋小屋，在她的画笔点缀下充满了色彩与生机，与周边的田野、小镇、湖泊和蓝天相互映衬，宛如一幅幅优美的田园画卷，为观众带来视觉上的极致享受。

《莫娣》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爱情与梦想的故事，更是对人性光辉的歌颂。莫娣以她弱小却坚韧的身躯，诠释了无论生活多么艰难，只要心怀热爱、坚持梦想，就一定能在黑暗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束光。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，总有一些美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坚守，总有一些温暖的瞬间能够治愈我们疲惫的心灵。当电影落幕，莫娣那灿烂的笑容与坚定的眼神，久久地留在我们的心中。

唤醒沉睡灵魂的时代呐喊

□刘鑫

鲁迅的短篇小说集《呐喊》，以犀利的锋芒，对中国旧社会的沉疴宿疾，进行了无情的剖析，试图唤醒那些在铁屋中昏昏沉睡的民众。

从艺术造诣来看，鲁迅巧妙地融合写实主义、象征主义、浪漫主义等多种手法，如同一位绝世的大厨，将各种食材精心调配，烹饪出一道道文学的佳肴。他笔下的狂人、孔乙己、阿Q、华老栓等人物形象，清晰地映照出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间中国社会的真实画卷。

《狂人日记》作为《呐喊》的开篇之作，其意义可谓石破天惊。“我翻开历史一查，这历史没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‘仁义道德’几个字。我横竖睡不着，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‘吃人’！”这声呐喊，宛如洪钟大吕，震醒了无数沉睡之人。在封建传统如磐的旧社会，人们的思想被紧紧束缚，人性被压抑得几近窒息。

再看孔乙己，鲁迅运用白描手法勾勒其形象，真可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。“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”，仅仅这简短的一句话，一个落魄、迂腐且放不下读书人身段的旧知识分子形象便呼之欲出。那身长衫仿佛是他最后的遮羞布，站着喝酒却又表明他已陷入穷困潦倒的境地。他口中的“之乎者也”，在咸亨酒店众人的哄笑里，显得那么格格不入。

阿Q，他贫穷、落后，在社会的最底层饱受压迫。然而，他却发展出一种独特的“精神胜利法”，被人打了便说“儿子打老子”。这看似荒谬可笑的自欺欺人之举，实则是在长期压迫之下底层人民无奈的心理防御机制，就像鸵鸟遇到危险时把头埋进沙子里一样。阿Q最终稀里糊涂地被送上断头台，他的命运是当时底层民众悲惨生活的缩影。

而《药》中的华老栓，同样令人深思。他为了救治患痨病的儿子小栓，拿出辛苦积攒的钱财去购买蘸了革命者夏瑜鲜血的馒头。华老栓满心期待这特殊的“药”能挽救儿子的生命，他的行为背后是深深的愚昧无知。夏瑜为解放事业英勇就义，可是民众却将他的热血当作治病的奇方。

彼时的中国，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，民众遭受着封建主义、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多重压迫，真可谓是“四海无闲田，农夫犹饿死”的凄惨景象。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”，唯有觉醒才有出路。他的作品字里行间，充满着对旧社会的深刻批判。在批判封建礼教“吃人”本质的同时，又似点点星光，充满着对未来的期许。

《呐喊》中的每一篇小说，都是鲁迅对那个时代的泣血控诉，是他试图唤醒民众灵魂的深情呼唤。这些作品穿越时空的长河，至今仍然散发着强大的生命力，时刻提醒着我们铭记那段黑暗的历史，珍惜当下的光明，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砥砺前行。

潍坊晚报
2025年7月31日 星期四
值班主任：张媛媛 编辑：马涉涉 美编：王蓓 校对：王明才